

◎凌叔华 著
◎傅光明 译

凌叔华的 文与画



山东画报出版社

◎凌叔华 著

◎傅光明 译

凌叔华的

文与画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凌叔华的文与画 / 凌叔华著; 傅光明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9

ISBN 7-80713-197-7

I. 凌... II. ①凌...②傅...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8477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传真)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6.5 印张 53 幅图 1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凌叔华文与画的“古韵”（代序）

傅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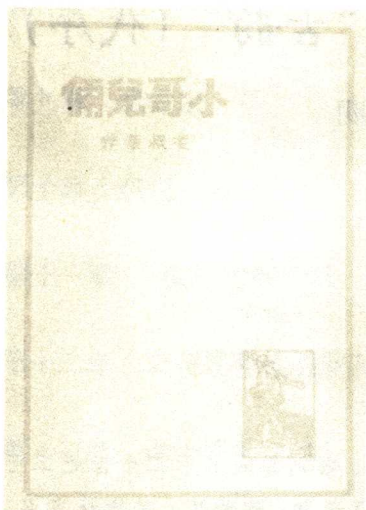
◎
代
序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才女作家，崛起并成名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冰心、庐隐、冯沅君、陈衡哲、苏雪林齐名。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早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断言，“不过在创造才能上，这些人都比不上凌叔华。”这自然是夏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不难看出他对凌叔华才华的赏识。他甚至说，“和冰心一样，凌叔华写的也是妇女和儿童的故事。和冰心不一样的是，她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潜力也比冰心大，可惜的是她在三十年代的作品很少，无法证实这一份潜力。”

这倒确实是事实，凌叔华一生总共出版过五本书：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和《小



凌叔华照片。



1935年10月上海良友图书总公司初版《小哥俩》封面书影。

与志摩有“那二十分钟不死的时间”会见的曼殊斐尔。

哥俩》，散文集《爱山庐梦影》，以及用英文写成的带些自叙色彩的小说《古韵》。

凌叔华的小说大都情节简单，人物不多，结构纤巧，比较远离时代。她的文字清秀俊逸而又朴实无华，哀感隽永而又浪漫生情，清朗明快而又雅淡细腻，独具“闺秀派”之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中，曾这样评价她：“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灵。”

徐志摩、沈从文和苏雪林更是把凌叔华比作中国的曼殊斐



尔。在第一个将曼殊斐尔小说翻译成中文的徐志摩眼里，“一般小说只是小说，她的小说，她的小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她却只想留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数知音者的赞赏。”

徐志摩认为，“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在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刻薄的心理，她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人的心灵真实的变化。……她的艺术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功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成形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便借此说，“凌叔华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叔华既具有东方典型美人的美，她的作品也幽深、娴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假如文学真有什么‘女性’（Female）、‘男性’（Masculine）的分别，叔华的作品，可说是百分之百女性的，正所谓‘文如其人’。”

说到凌叔华的小说，当时及后来的评论虽不是很多，褒贬却也鲜明。1927年凌叔华发表小说《花之寺》时，沈从文评论说，“叔华女士，有些人说，从最近几篇作品中，看出她有与曼殊斐尔相似的地方，富于女性的笔致，细腻而干净，但又无普通女人那类以青年的爱为中心的那种习气。”“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纠纷，凝静地观察，平淡地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中国女作家中，叔华却写了另外一种创作。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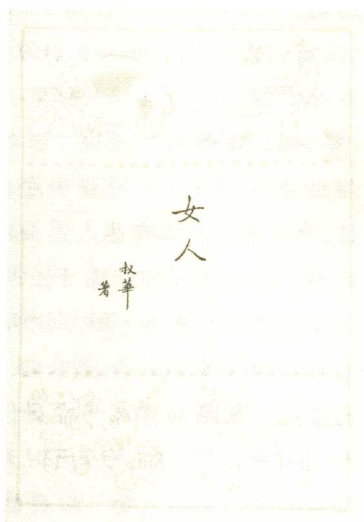
与之远离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

贺玉波在《〈酒后〉作者叔华女士》一文里指出，“作者的创作态度不严肃郑重。因为她是个有闲阶级的夫人，便养成了无聊、轻薄、滑稽、开玩笑的恶习。而这种恶习便充分地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使人读到那种作品时，发出一种轻视厌恶的心理。”

阿英在写于1929年的《花之寺——关于凌叔华的考察》中认为凌叔华小说的特色，“是在描写资产阶级的太太们的生活和各种有趣味的心理。她的取材是出入于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



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初版《花之寺》封面书影。



1930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女人》封面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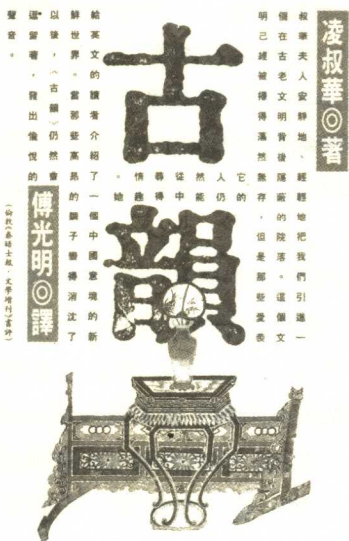


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而弋灵在发表于1928年《文学周刊》第七卷的《评〈花之寺〉》却说，“我猜想作者是处于较安适的环境，人生的悲哀，人间的冷酷，都不曾亲尝。因此，作风是平和的：没有讽刺的气味也没有偏激的狂热，只是把感觉到的现象，忠实地写在纸上，所表现的人生不是丑恶的，冷的，死的，而是热情的，享乐的，积极的，虽则后面几篇也写出了悲惨，感伤和虚伪，可是作者对于人生并不曾失望。作者的描写有时流于平庸，显出了气力的薄弱。但有几篇中的抒情和写景的词句，都很可爱而有趣。如《春风》中的一节。……我以为这是含有画意的，有些则写得不甚自然生动。”

朱自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讲到凌叔华的创作时，概括为七点：“（一）上流社会女子的各种有趣味的心理——性烦闷与家庭生活。（二）小姐们（女学生们）与太太们。（三）玩弄男性的态度。（四）理想的作风。（五）客观的态度。（六）人物个性不鲜明。（七）朴素的风格与隽逸的笔调。”

夏志清认为，“这本书（指《花之寺》）很巧妙地探究了在社会习俗变换的时期中，比较保守的女孩子们的忧虑和恐惧。这些女孩子们在传统的礼教之中长大，在爱情上没有足够的勇



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出版《古韵》封面书影。

气和技巧来跟那些比较洋化的对手竞争。因此，只好暗暗地受苦。……《绣枕》强有力地刻画出旧式女子的困境。”“虽然字数不多，《绣枕》却是中国第一篇依靠着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的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在它比较狭小的范围里，这个象征与《奥塞罗》里苔思狄蒙娜的手帕是可以相媲美的。”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凌叔华的《古韵》在1991年——仅仅是她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才由台湾的业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并在几年之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版，绝少有人论及。似乎只有她的好友苏雪林在英文版出版多年之后发表过简短的评语，“这本书文字极其隽永有味，叔华本来会画，书中插图，也出自亲笔，图文并茂，外国读者见之爱不释手。”

在苏雪林眼里，“凌叔华是立于谢冰心、丁玲作风以外的一个女作家。……我们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别人的力量要说是像银河倾泻雷轰电激的瀑布，她的便只是一股潜行地底的温泉，不使人听见潺潺之声，看见清冷之色，而所到之处，地面上草渐青，



树渐绿，鸟语花香，春光流转，万象都皆为之昭苏。”

《古韵》的英文版1953年在英国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并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多家重要报刊登出了书评。《时与潮》(Time and Tide) 周刊评论说：“书中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好奇、热爱和孩子般的纯真幻想，有幽默、智慧、不同寻常的容忍以及对生灵的深切同情。无论新旧，只要是好的，叔华都接受，从不感情用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我们将带进那座隐藏着古老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的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旁观者》的评论是：“书中有几幅作者自画的插图：描绘那个机灵的小女孩同义母一起放风筝，和老花匠去买花；跟贲先生学诗，等等，都非常令人着迷。”

说到《古韵》，就不能不提及凌叔华与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及其好友维塔·塞克维尔·韦斯特(Victoria Saukville West) 的交往。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诗人朱力安(Julian Bell)。



1935年10月，凌叔华在武汉结识了到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时年二十七岁的英国青年诗人朱力安·贝尔（Julian Bell），并红杏出墙，与他发生了婚外情。朱力安是伍尔芙的妹妹、英国现代画家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的长子。据说，他是要来中国参加革命的，甚至随身准备了氰化钾。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爱上了大他八岁的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夫人、《武汉日报》副刊主编、小说家凌叔华。他1937年3月回到英国，志愿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打击法西斯主义。1937年7月18日，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飞机炸飞了他驾驶的救护车。因伤势过重，几个小时后去世。年仅二十九岁。

凌叔华自然是由他介绍引荐，开始与伍尔芙互通书信的。通信前，朱力安就已经在写给母亲和姨母的信里常提到他和凌叔华的交往。凌叔华与伍尔芙从未见过面，完全是“翰墨因缘”。凌叔华1947年定居伦敦时，伍尔芙已去世六年。凌叔华致伍尔芙的信尚无从查找，但从《弗吉尼亚·伍尔芙书信集》里收入



弗吉尼亚·伍尔芙摄于1903年。

的致凌叔华的信里不难发现，凌叔华正是在伍尔芙的鼓励下尝试着用英文写作《古韵》。

1938年3月，因抗战随武汉大学内迁到乐山的凌叔华，在战事流离，心境不佳的情形下，读到了伍尔芙《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一书。颇生感慨，遂致信伍尔芙，问如果她们现在要是调换个位置，她会做些什么？这并非凌叔华写给伍尔芙的第一封信，因为从伍尔



芙的回信中看，在此信之前她们还有过至少一次通信。不过，在《伍尔芙书信集》里，这封注明写于1938年4月5日的信，是现存世的伍尔芙致凌叔华的第一封信：

我希望这时你已经收到我给你第一封来函的复信，我是收到几天后就复信了。今天，凡妮莎又转来你3月3日的信。我多么希望能帮你一点忙，我知道你们比起我们来有更多的理由不快活，所以由我来给你任何的意见和指点，都是愚不可及的。我惟一可以给你的指点或者忠告——那也是我自己曾经尝试过的——就是工作。想想看，怎样可以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上面。我还没读过你的作品，但朱力安在信中提过很多次了，并早就想寄给我看。他说你的生平非常有趣味，我们在信中还讨论过日后你可能用英文写出你的生平，这正是我现在很想建议你做的事。你的英文好到足以传达给别人你想传达的印象。别人有看不懂的地方，我可以替你修改。

你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头？凡你能记得的，就写下来。既然在英国没有人知道你，下笔也就更没什么顾虑。然后，我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印出来。请你特别想到，这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这是对其他人也有价值的工作。我觉得自传比写小说还要好。你问我该读些什么书，我想十八世纪的英文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最好学。你是否喜欢名家的书信？库柏和华普尔的书信集，都写得明白晓畅；司各特、奥斯丁的小说，盖斯凯尔夫人写的夏绿蒂·白朗宁的生平。现代作家中，摩尔的小说也是干净利落。



菲茨罗伊广场的伍尔芙故居。

我可以寄点英文书给你,但不知道你是否有了这些书。从你的来信看的出,你的英文已经写得很好了,用不着去模仿谁。我在这信中没有谈到政治,但你从我以前说过的话里可以看出,英国人是站在你们一边的,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来帮你们的忙。在伦敦,我们从朋友处听到有关中国的事,也许现在有了些改变,最坏的局面已经过去了。

不管怎样,请你记住,我总是高兴听到你的消息。你是否愿意现在就开始写作?谈你自己的任何事都好,谈政治也行,让我读到你的作品,有个品评,并给我极大的快乐。所以,请你考虑写你的生平,一次写几页。我可以读了和你讨论,至少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希望能做得更多,寄给处在战祸中的你们最大的同情。

弗吉尼亚·伍尔芙



在伍尔芙的鼓励下，凌叔华开始一章章地写作《古韵》，并逐章寄给伍尔芙。伍尔芙看过以后，来信鼓励说：“我很喜欢它，它很有魅力。当然，对一个英国人来说，开头读起来有点困难，有些支离破碎。英国人一定闹不清那么多的太太是谁，不过读一会儿就清楚了。然后就会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那里有新奇诗意的比喻……继续写下去，自由地写，不要顾忌英文里的中国味儿。事实上，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更贴近中国。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写给中国读者的。然后，再就英文文法稍加润色，我想一定可以既保持中国味道，又能使英国人觉着新奇、好懂。”

凌叔华到英国以后，认识了诗人韦斯特。一天，韦斯特请她到她古堡顶楼的书斋中喝茶，问起她有没有尝试着用英文写作，她便提到给伍尔芙写寄文稿的经过。韦斯特很惊奇，马上找出与伍尔芙的合影和伍尔芙送给她的书，说她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并说：“你一定要把书写完出版。”凌叔华说没有存底稿，怕是很难。韦斯特是个热心肠，她帮忙找到伍尔芙的丈夫伦纳德·伍尔芙，终于在他们的苏萨克斯郡旧居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遗物中，发现了《古韵》已完成的文稿底本。

凌叔华写完《古韵》全稿，已是1952年。又由韦斯特推荐给伦纳德·伍尔芙夫妇创办的荷盖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于次年出版，并亲写序言。从韦斯特的序里看，她是把《古韵》当作凌叔华的自传或回忆录来读的，说“它是取自一个同时代人真实的回忆”。并称赞“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当初，伍尔芙也是让凌叔华写自己生平的。但似乎凌叔华自己觉得，书中虽有许多真实的细节，但它终归还是一部小说。



尽管如此,《古韵》仍不失为管窥凌叔华的家庭背景及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一扇小窗。像凌叔华习画,《古韵》中的描写便是真实的,并常被评家引用。1962年,凌叔华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了她个人的绘画和所收藏的元明清名家画作及中国文物古玩展。主持该活动的是法国国家研究院院长、法兰西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他为后来印成的纪念册亲写的序言,就以《古韵》描写的背景开头。他说:

陈凌叔华这位“心灵纯真”的中国女子是位大文人的女儿,其父曾任直隶布政使和顺天府尹。在中国,文人要精通多种艺术。一个诗人一定得用漂亮的书法书写出自己的诗作。中国书法秀美,很接近大自然的线条美。在丝绢上作画,更是容不得半点修改和涂抹。无论是画家画一幅山水风景,还是书法家写一幅字,落笔都要十分果断。

在《古韵》一书中,叔华讲在她六岁时,有一次用木炭在白墙上乱画,画出山、花和人,引起父亲一位朋友的注意。这位朋友对她说:“你的画很有特色。你很有才,日后定会成为大画家。我跟你父亲谈谈,该让你拜师学画……”就这样,她成了慈禧太后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的得意门生。

除了是作家,凌叔华还确实是位出色的山水画家,她的画承继了中国传统文人水墨画的神韵,自然天成,流溢出一股浓郁的书卷气。她在小说《倪云林》中表达出自己的文人画理念,而由她的文字亦可想见她的画境,比如:“面前一片黄碧渲烘停匀的旷野,嵌上空明清澈的溪流,几座疏林后有淡施青黛弯弯



凌叔华画作《三峡清晨》，作于1945年，现藏美国全国艺术协会。

的远山黏着。”另外，从中还可见出她的绘画师承着倪云林的文人画技法，比如：“秋日山野调色的富丽，益使他坚信山水不能着色。”

《倪云林》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写王叔明称赞倪云林的画。王叔明说：“画上萧然并不难，难在萧然而有物外情。”他在看了倪云林的新画作《万壑秋亭》后，又说：“以前你总是写些秋林平远，古木竹石之类。有那萧然淡简的意境，有那惜墨如金的笔致，格调自是高了；不过那是毫无费力的。”但是“从前你是缺一点蕴藉浑厚。现在你是不缺了。”

安德烈·莫洛亚还是在那序言里说：

叔华继承着“书香门第”的传承。她同时学习书



凌叔华画作：四川嘉定(乐山)。

法、绘画和文学，终于成为诗人和小说家，还主办过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后来，她结识了两位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 和维塔·塞克维尔·韦斯特 (Victoria Saukville West)，在两位的指导下，尝试着用英文写作，并成功地将自己中文作品里那充满诗意的韵致融会在了英文作品之中。

她的绘画属于中国所谓的“文人画”之列。文人画刻意表现的已不仅在山川花竹等既有的固体本身，更要表现画家本人的情趣神韵和思想意境。在她那蕴涵诗意的绘画中，那些高山、流水、翠竹、鲜花，都既是物，又是神。就连画面上的虚空留白，也同画家